

三 交趾之原義當爲「蛟趾」或「鰐魚之鄉」

上文所列舉諸說均以後代事實或觀念而類推交趾名稱之起源，吾人業經考證其說均難予以接受。據管見，交趾名稱之解釋應從對於秦漢時東南沿海地方社會的，政治的檢討之中得到確實路線。並且應以「交」字之解釋爲主者。

當論考交趾古義時，首先值得吾人注目者乃爲象郡之名稱。在上文吾人已考象郡爲現時東京三角洲以至安南中部沿海之地。關於中國古代，「象」之社會上效用以及其意義已爲藤田豐人博士以爲印度思想波及中國之一例而加以詳考⁽⁷²⁾。然關於象郡名稱之來源，迄今未見有論考。據管見，此名當以此地方普遍地生息之動物「象」爲其郡名者。現在，先從音韻方面加以說明。占婆 (Champa) 語之中，可認出指示象之語共有三個語系：即 arap, limɔn (lamɔn) 以及 ʃon。其中，arap 一語顯然來自梵語之 airāvana 或 airāvata (其義均爲象)；limɔn 一語則爲爪哇 (Java) 語 lamp, liman 之訛。至於 ʃon (ʃong) 一語，Khmous (Luang Pra Bang) 方言爲 sečan, Lemet (Xieng Khong, Pak Ta) 方言爲 kesan; Mi (Xieng Cang) 方言爲 san; Nanhang (Kemarāt 附近 Sang Kon) 方言爲 ačan; Tareng (Attopeu 河流域) 方言爲 hačom; Laos (老撾) 語爲 sán; 暹羅語爲 ʃan, 猛 (Mon) 語爲 ʃin⁽⁷³⁾。華夷譯語之中，百夷譯語爲「掌」，暹羅譯語則爲「長」⁽⁷⁴⁾。安南語之中現今指象之語爲 voi, 然而指「狩獵」之語爲 sán, 似與占語之 ʃon 有關。由上面所舉，可知此語在猛語，秦語，占語之中均有，並且其被使用之地理範圍亦非常之廣，可波及印度支那半島多半之地方。同時此一系語音與「象」之古音 ziang < dziang 之間亦有明瞭之近接關係。松本信胤教授亦以 ʃon 一系諸詞認爲同源之語，並以 Lemet 方言之 kesan 推爲且語指象之古稱「キサ」(kisa) 之來源。^(補注3)一方面，古來蒼梧，交趾

方面爲象之產地亦爲中外著聞之事實，且可在中文史書中找尋許多證據。論衡所載「象耕鳥藝」之故事不外乎指示相傳爲舜葬地之蒼梧多產象之事實。說文亦以象解爲「南越大獸」。上引淮南子，人間訓之一段記事亦以秦始皇伐南越之主要動機爲「利其犀角，象齒」。象齒乃爲象牙，南越志曰「象牙長丈余，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也」。范氏桂海虞衡志亦曰「交趾出象，牧象者謂之象奴，又名象公」。如此尊象之習俗，在安南語中尚可尋其跡象。照現今安南語法，爲指示所有動物，一般附加陪數詞 con 於其動物名（如貓則稱 con meo，狗則稱 con chó），但特別對於虎，象兩獸則附加普通爲第二人稱敬稱之 ông。華夷譯語中之安南譯語亦以象爲「翁威」（即 ông voi）。據全書本紀卷二，李太宗明道三年（1044 A. D.）條，太宗設大檻於壩潭（即現河內市之西湖），並以占城馴象爲媒，誘野象入其中，親幸捕之。同書卷三，又載有李仁宗，英武昭勝九年（1084 A. D.）宋將廣源等州歸還交趾時，宋人作詩曰「因食交趾象，却失廣源金」。如此記述均可證實上古時交趾方面產有多象之事實。象一名又爲古代中國之官名。象胥爲禮記秋官之一，其職責爲「掌蠻閩夷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又象譯（通辯之謂）一名顯出自禮記王制，「東方曰奇，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一段記事。上述諸事，當可容許吾人相信秦朝爲利其象齒而伐，並在其地所置之象郡一名實緣於該地特產之象之土名。同時亦可對於林邑，象林兩名下一個極爲自然之解釋。

關於林邑之名稱，Gerini 在上引書中，經過一極複雜之聲韻過程而考其名出自九德之名⁽⁷⁵⁾；駒井義明氏在其上引著作之中，先介紹坪井九島三博士之兩說：其說之第一曰，林邑爲占語 lam-ap 之音譯（lam 爲夕，晚間；ap 爲平野之義）；第二曰，林邑亦可爲占語 ram-ap 之音譯（ram 爲森林之義，即合與 ap 爲森林國之謂）。然，駒井氏自己却相信林邑或薩

邑」(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指示占婆國之稱)應以暹羅語解釋。據其論考，「林」(ling)一語在暹羅語中指示「猿」，而「邑」(yü)則為指示「存在」之語，其義等於英文之 to be，所以其合稱 ling-yü (林邑)當為「有猿之鄉」之謂，而可為暹人予以占人之卑稱⁽⁷⁶⁾。如此諸說，以現今歷史學、語言學常識看來，均不可成立，吾人在此亦不需加以批判。反於如此臆說，故 L. Arousseau 曾就林邑一名提出較合理之見解。Arousseau 氏在其批評 G. Maspero 之占婆史一文中，從水經注卷四十一，引「象林縣人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一條文，並考為「這個林邑名稱原來必不是一城名，應是由象郡轉為象林，又由象林轉為林邑的，區連既在象林殺縣令而自王，漢文遂以林邑都城之名為古占婆全國之稱，林邑一名之起源我以為如此」⁽⁷⁷⁾。(譯文照馮承鈞譯本)。此說所根據者為林邑，象林縣，象郡之位置，名稱及其有關之史實；從其以象郡視為東京，安南之說看來，亦為當然之歸結。杉本直治郎教授亦持有略同之見解。杉本氏引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二)，明鈔本水經注跋「案暹意謂，林邑國號本出象林，後省象字，故為林邑」一文，而贊同 Arousseau 之說；但杉本氏同時亦承認此地古來以產象著聞，而認為象林一名當出自梵語 Hastivana (象林之謂)；並且說象林邑簡稱之林邑實為林國(因「邑」字有「國」之義)之謂，而一般稱為林邑國者則緣於以林邑一名視為國號之觀念所致然(補注³)。據管見，杉本教授既以象林考為基於該地產象之事實而命名者，又以林邑視為林國，何故此象林或林(邑)不能視為土語之音譯呢？假使林邑純然出自象林一名，其名應一律作林邑，當不容更改。然事實上其名又作臨邑。晉時，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太平御覽，卷八一六所引)。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占波一名之注文則為「即是臨邑」。如此事實可告知吾人，象林，林邑，臨邑等名實為土語之譯音無疑。吾人相信，Arousseau 氏以及杉本氏之說當可從聲韻方面

作進一步之補充。

在上文吾人已指明象那一名出自印度支那諸語言中指「象」之語 *gom*。

同時象林縣為日南郡(秦時象郡)之南境,且為林邑之地(至少為初期林邑國之中心)一事,亦為不可置疑之事實。水經注(卷三十六)所引竺芝、

扶南記之中見有象水,象浦之名;大業三年(605 A. D.)隋朝平定林邑後所置之冲州(後改為林邑郡)亦有象浦縣之名(隋書卷三十一)。關於象水

或象浦之位置,越史通鑑綱目前編(卷三)以為漢象林縣之地,桑田教授則考為廣南省,彭龍灣(Song Thu Bon 河口),並且認為如此名稱實由於

秦象郡即是漢日南郡之象林縣,象林縣即是林邑之傳統性看法(桑田氏引論文, P. 16)。那麼吾人亦不難推想象林,林邑等名在語義上保留與象

郡一名有關之若干概念。於是吾人欲提議以象(郡),象林(縣),林邑等名均視為古語中指象三種土名之音譯。照管見,象(郡)一名當為 *gom* 之音

譯,象林(古音: *ziang < dziaŋ + liem*) 為複合名詞, *gom + liem* (*lamn*) 之對音,而且林邑(古音, *liem + iap*) 則為 *liem* (*lamn*) + *arap* 之對音

可也。(古音按照 Karlgren 分析字典)。

象郡既可考為基於動物名者,那麼古象郡地之交趾郡名當亦可能與某種動物名有關。下文之考據,乃從此種假說出發者。

「交」字之音讀,廣韻為「古肴切」;集韻,韻會,正韻共為「居肴

切」;从音郊,在古文其字與「蛟」相通。蛟之屬於鱗甲類,可由中廡(第二十六章)「龍、鼉、蛟龍、魚鼈生焉」;或禮記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

取鱉、登龜、取龍」等條文中與龜、鼈、龍、鼉等名並置一事加以證實。

七十多年前, A. A. Fauvel 在其中國鼉考(78)之中,根據禮記、康熙字典、本草綱目、廣記等書之本文及注文,考證為指示 Alligator 之名;並

由太平御覽所引吳時外國傳、博物志、植菴錄異等書關於鱷(鱷)魚之記載,而論考鱷(鱷),蛇,鼉等名皆為指 Alligator 之詞,並以鱷為鱷之古形,而鱷

或鮑視爲現行之字形⁽⁷⁹⁾。Fauvel 氏以鼈爲 Alligator 之說業經爲學界所公認，現時以學名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而指示長江下游以及其流域湖沼所生息者。然而 Fauvel 氏以鼈及鮑視爲同種之說則難爲吾人所贊同。

楚辭守志注曰「龍無角曰蛟，蓋鱷魚之類也」。可知蛟與鱷爲同類。又古來有蛟革一名，可製刀鞘，劍口馬具。徐廣加於荀子禮論中「蛟鞞」一語之注曰，「以蛟魚皮爲之」。御覽（卷九三〇）所引淮南子注云「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高熊徵，安南志原，土產條又云「蛟革，即鱷皮，可爲刀鞘」。由此等條文可知蛟龍亦作蛟魚、蛟等名。

關於鼈之形態，說文云「鼈似蜥蜴長丈余，其甲如鎧，皮堅厚可冒鼓」；續博物志曰「鼈長一丈，其聲似鼓」；本草綱目亦以其長爲十尺；郭義恭，廣志曰「鼈魚長三尺有四足，高尺餘，尾如蠶而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又據 Fauvel 氏，其所實測之鼈魚爲 5.8 英尺 (5 feet 8 inches) 長；可知其長總不出十尺。

至於鱷魚及蛟之形狀，吳時外國傳所誌之鱷魚爲「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梁書林邑條所見者則爲「大者長二丈余，狀如鼈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廣州異物志則爲「長者二丈余，有四足，喙七尺」；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所見之潮州之鱷魚爲長數丈；周達觀，真腊風土記，魚龍條則說「鱷魚大者如船，絕類龍，特無角耳」；安南志原，土產條亦爲「狀類蜥蜴而長大，身長三丈，口濶牙尖，四脚有爪，鱗刺如鐵」。又裴淵，廣州記（御覽卷九三〇所引）所誌新寧郡東溪之蛟，「其長丈余，形廣如楸」；王子年，拾遺錄所誌漢昭帝時大夫任緒在渭水釣獲之白蛟爲「長三丈，若大蛇」；續搜神記所載元嘉二十三年，安城平都縣民尹氏之子所見之蛟爲長三丈。可知其身長均在二、三丈之間。

上引諸條文或許存有若干誇張，然大抵上看來，應以鱷魚及蛟（龍）同視爲 Crocodile，其形態，大小必須與鼈（Alligator）加以區別。再據 Bernard,

E. Read 氏之所述，其種當爲現時中國東南沿岸各河口附近所見之學名爲 *Crocodilus porosus* Schneider 者⁽⁸⁰⁾。

蛟、鱷、鰐之屬爲同種亦可從聲韻方面加以證實。鱷字之音讀，集韻、正韻爲从逆各切，音𪗇，本作𪗇亦作𪗇。至於鱷字中之聲符「𪗇」，本無 *Crocodile* 之義，羅、高兩氏殷虛文字類編（第一）則以卜辭中之𪗇爲地名，並視𪗇爲𪗇侯國之稱。其音讀，廣韻爲「五各切」；集韻，「魚各切」；韻會，正韻爲「逆各切」，从音𪗇；釋文，𪗇𪗇同；集韻亦云「籀作𪗇，通作𪗇」。而據 Karlgren，𪗇、𪗇、𪗇、𪗇、𪗇之廣東音爲 ngok，古音爲 ngak。對之，交、蛟之音讀，上文已述；據 Karlgren，廣東音爲 Kau，越讀爲 Zau (giao)，古音 (ancient) 爲 kau，上古音 (archaic) 爲 kôg。上舉諸字音之中，k, g 兩韻尾雖有「清」(sourde)「濁」(sonore) 之別，但均屬爲舌根音 (gutturale)；其間之轉變（如 k 之轉爲 g，或 g 之鼻音化）乃屬於常有之現象。因之，吾人相信蛟（交）、鱷、鰐等字當爲同一原音之異譯。至於此原音爲何，吾人可推想當爲鰐魚之鳴聲。吾人向未聽過鰐魚之鳴聲。中國史文之中亦未見過有關之記述。按 W. W. Skeat 氏在馬來半島 Selangor 省，Kuala Langat 地方所採集 Besisi 族歌謠之中則以一連 wá-wá-wá (= wak wak wak) 之音而表明鰐魚之鳴聲⁽⁸¹⁾。此 wak 音正與鱷字之音讀「五各切」，「魚各切」相同。觀此，可知鱷、鰐、蛟等指 *Crocodile* 之名實爲一種擬聲詞 (onomatopée) 也。

由上面考察，吾人已證實蛟、鱷、鰐字均爲指示 crocodile 之稱。在下文吾人將就古代中國東南沿海以至印度支那半島諸地論考此種鰐魚與土著社會之關係。

漢書地理志曰，「良地牽牛娶女之分墜地，今之蒼梧、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墜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注之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

龍子，故不見得傷害也」。斷髮、文身、黑齒、雕題爲古代東南沿海居民最顯著且最普遍之習俗，已爲中外許多先學引證，其事不容置疑。但以文身之目的視爲避免蛟龍之害者，乃始於班固。班固、應劭均爲後漢人，其生存年代離秦漢時不遠，其所說諒必根據確實之材料或傳聞。淮南子、厚道訓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人民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縮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高誘注曰，「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點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傷也」。史記卷四十二，趙世家曰「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索隱引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斷髮文身避龍」。宋，高承，事物紀原曰「舊云（文身）起於周太王之子吳太伯避王季歷而之句吳，斷髮文身，以象龍子，避蛟龍之患」。李調元，南越筆記又曰「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采珠貝者，皆繡身面爲龍子，使龍以爲己類不吞噬，在今日人與龍益習，諸龍戶率視之爲鱷矣」。上引諸文均說明文身實爲避龍而起之俗，並且其言蛟龍或龍子之爲鱷魚亦甚明瞭。尤其，淮南子之「陸事寡，水事衆」一句文甚堪吾人玩味。可知九疑以南多爲水居或水邊之民，而其生活亦靠於漁撈（越語 *niroc* 爲「水」之義，又爲「鄉國」之義；值得吾人注意），因之，鱷魚之患當爲最切實之社會問題。然其文身之俗似不能視爲圖騰崇拜（totémisme）之證據，而僅爲避免蛟龍（=鱷魚）之害之禁厭性表識而已。其性格尙與緬甸方面之文身相同。關於緬甸人之文身，彭崧毓（于蕃），緬述曰「人皆漆齒，以針刺其身，作鳥獸花卉形，塗以殊墨，漆成紅黑文，以文多爲貴」。至其目的，George Scott（Shway Yoe）氏緬人民俗志則以其功用及性格解爲對某種可忌動物之厭勝性護符者⁽⁸²⁾。

鱷魚爲漁撈生活之患，同時亦爲交通上之患。虞喜志林云，「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邊者魚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裴駰（集解）加於史記南越列傳，「故歸美越侯二人爲戈船」一句文

之注文引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關於此戈船，伍子胥有別說，以此爲載干戈之船；徐德森亦引三輔黃圖，爲以船載戈，而非置戈於船下；劉攽亦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吾人也以張晏之說不可屬實，然仍相信其說可爲證實古時河川交通上之蛟患。安南志原卷三，雜志條又云，「新平，順化二府有鱷魚，形如蛟，長二丈餘，最有力，人有水行者輒以尾撻取而吞之」。

蛟（鱷魚）既在社會生活上爲漁撈，交通之大患，當然對此非採取剔除之處置不可。於是中國史書上古來載有不少伐蛟之事。元封五年（106 A. D.）漢武帝親射蛟於長江（前漢書，武帝紀）；韓愈作呪文驅逐潮州之鱷魚以解民苦（新舊唐書，韓愈傳）；安南陳仁宗壬午四年（1281 A. C.），阮詮爲文驅瀘江（紅河）之鱷魚（全書，卷五；綱目，卷七）等事均爲此例。其他在御覽卷九三八，卷九三〇所引關於鱷魚，蛟之古書遺文中亦可見到不少記載。

蛟早就被相信爲龍屬。說文以蛟爲「龍之屬也」；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均爲此種觀念之表露（補註）。一方面，由於龍具有雨神，水神之觀念，蛟（龍）亦被認爲與洪水及雨水有關之存在。湖南方面古有之「起蛟」傳說以及與之有關之風習（s3）實出自此種觀念。但另一方面，由於蛟爲龍屬，且具有神秘，兇暴，強竄之性格，所以古來亦被假託於權力者，君主之出生。在此吾人可舉出最典型之一例。此爲漢高祖之誕生傳說。史記高祖本紀曰：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前漢書亦載有內容大約相同之記事，惟以「蛟龍」爲「交龍」。此事當可證實漢代「交」、「蛟」兩字相通，同指鱷魚之事實。此種龍生傳說之分布甚廣，實不勝枚舉其例，並且早在漢時已有幾種變形流傳於中國南境諸地。後漢書（西南夷傳）、華陽國志（南中志）、水經注（卷三十七）等書所

見之哀牢九隆傳說或夜郎夷之竹王傳說，其間雖有印度那曼 (Naga) 傳說以及諸種傳承之潤色，但在根底則均與漢高祖傳說屬於同一系統。全書外紀卷一（以及綱目，卷一）亦載有貉龍君與嫪姬之故事。其文曰：

君（貉龍君）娶帝來女曰嫪姬，生百男（注：俗傳生百卵），是為百粵之祖，一日謂姬曰，我是龍種，爾是僊種，水火相剋，合併實難，乃與之相別，分五十子從母歸山，五十子從父居南（注：居南作歸南海），封其長為雄王，嗣君位

此篇傳說中首先可認出卵生傳說之混入。再者，貉（龍君），嫪（姬）兩字之音與駭（雜）之字音完全相同，且為互相對應者。觀之，可見此篇建國神話實由安南史家為適應上古東京住民之「駭駭」名稱而被創作者。百男或百卵之「百」字亦似取自「百粵」一稱。但是此傳說根本之結構：即水生之龍種為男性，陸生之僊種為女性，而由其結合而生之子為始王，此一連形式與上述龍生傳說相同。據故 J. Przyluski 教授，如此二元性神話（如龍與遷；山與海；羽翼種族與水生種族；山地民與海岸民之對立）為南亞 (Austroasia) 文明圈之一特色⁽⁸⁴⁾。然而在安南則從此種神話，一方面發生以其祖先為龍之普遍性信念，另一方面則再與那曼傳說混淆而成為東京地方之獸形神傳說。從1910年至1918年，Auguste L. M. Bonifacy 在東京地方太原、宣光、高平、諒山、海陽諸省搜集與獸形神 (génie therionorphe) 有關之傳說⁽⁸⁵⁾。其所集二十篇傳說之間除開一篇與虎崇拜有關，又兩篇為新編傳奇漫錄之鈔錄及其後日譚者以外，其餘之十七篇均可屬於同一系統之傳說。關於此系統傳說之內容，因此篇幅有限，待另文加以檢討。現在吾人要注目者乃為該傳說中之主角。在此十七篇同一內容傳說之中，以其主角為蛟龍者有五篇；為蛇者五篇；為龍者三篇；為 tu-ngu 或 tu-nguoc 者三篇；其餘之一篇則為 thường-luông。據 Bonifacy 之論考，蛟龍合致互 (Tay) 語中指架空陸水蛇之 tu-nguoc；tu-ngu 又合於安南語中

指蛇之 *thuông-luong*；均爲該地方未開種族想像上之一種合成動物；且因與此等傳說有關之神像均缺有四肢，於是 Bonifacy 考此等主角之名與其說是蜥蜴類，不如說是蛇類⁽⁸⁶⁾。但據吾人所知，阮祐儀，高平實錄（嘉隆二年，1803年撰）奇事錄第二所收錄之仙膠事錄亦爲同系之傳說，而其主角之蛟則顯然被敘述爲鱷形；足見 Bonifacy 所集傳說之中至小八篇（蛟龍五篇，龍三篇）可爲蛟傳說，其餘之九篇亦可認爲蛟傳說與那受，卵生諸傳說之混合形式。至於此系統淵源之年代，Bonifacy 爲夏，越，獠諸族以及其他「前中國人」（*Préchinoïis*）未分化之時代⁽⁸⁷⁾，可知在上古時此種傳說之流傳，分布可能更爲普遍。

具有神性，且爲龍生傳說主角之鱷魚亦爲神意裁判或犯人苛責之主宰者。此種風習却在印度支那各地普遍地存在。吳時外國傳云：「扶南王范尋勅捕取置溝壑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鰐，若罪當死，鰐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爲無罪」。南史卷七十八，扶南傳亦誌有此習。又梁書林邑傳曰「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罔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鰐，不食爲無罪，三日內放之」。諸蕃志，瀛涯勝覽之占城條亦有載其事，可見此習至宋元時尚存。此俗在緬甸亦有。彭于燕，緬述曰，「王固有池，養黑螭如虬龍，有鱗無角，有趾無爪，俗謂痴虎，以鐵檻圍池，有重罪犯人，投之池俾痴虎啖之」。此文雖作虬龍，但看其文意，「虬」字實爲「蛟」字之訛無疑。至於安南，過去之安南曾有動物 *ordeal* 之例可見於丁先皇（丁部領）之史蹟。全書本紀卷一，丁先皇三年（968 A. D.）條曰「帝欲以威制天下，乃置大鼎于庭，養猛虎於檻，下令曰有違者受烹噉之罪」。至於鱷魚 *ordeal* 之習，雖史書上無明文可徵，然而據越史略卷一，前黎朝臥朝王（黎龍廷）淫虐無道，「王又幸支寧江，江多蛟，乃繫人於舟側，往來中流，令蛟害之」。可見在安南亦有此習存在之跡象。照吾人所知，鰐魚 *ordeal* 在中國方面殆無跡象可尋，但在印度却可見到。據 *Aelian* (c. 250 A. D.)

之所誌，恒河 (Ganges) 有兩種鱷魚生息；一種絕無加害人畜，但另一種最爲瘁猛，且爲殘酷之肉食者。此種亦爲苛責犯罪人之處刑者。極惡之罪人則被投於此種鱷魚，另不需劊手⁽⁸⁸⁾。

上面所述者均爲中國東南沿海以至印度支那各地共有之事象，當可予吾人之結論間接之證實以及支持。但爲達到吾人所期之結論，應當提出在年代上，地域上更爲直接性之事實。爲證實此種事實，在下面略考駱民之名稱及其社會習俗。秦時東京居民爲駱或甌駱，上文已述。關於駱一名，交州外域記，後漢書 (西南夷傳)，安南志略，安南志原諸書均作「雒」；史記 (南越列傳)，後漢書 (馬援傳)，廣州記作「駱」；越史略作「確」；東西洋考作「額」；全書則作「貉」。其中，雒，駱兩字相通，且同音；「確」字則顯爲「雒」字之譌。至於「貉」字，和田清教授業已證實其字與「額」字同音同義，本爲周末秦漢時指示北方異族之稱⁽⁸⁹⁾；與中國南方東京居民並無任何關係。觀此可知其被用於指東京居民者祇爲假借。現在先就「駱」名加以檢討。此字之亦作雒、貉，且此等字音均相同，由此事，可知本爲一土音之異譯。據交州外域記，廣州記等書所載，駱民之居地爲東京三角洲沿海一帶之地，已甚明瞭。再據其所載，駱民社會生活上最顯著之特色乃爲駱(雒)田之耕作一事。(請參看上引兩書之文)。交州外域記曰「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 廣州記亦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駱侯」。可知其駱(雒)稱與其所耕作水田之名稱(駱田，或雒田)有切實不可分離之關係，並且前者實由於後者而起者。雒之音讀；釋文爲「雒，音洛，本作駱」；再據 Karlgren 之分析字典，洛，駱，雒三字之廣東音爲 lok，越讀爲 lao，古音爲 lak。由上面事實以及音韻看來，吾人應以此稱爲占語 alauk 之音譯。照占語語法，alauk 爲田地之陪數詞 (numéral des rizières)，或爲「地割」(pièce de terre) 之義。此語出自 lauk，lok，lokak 一連之同義語；而

此一連語又出自梵語 *loka*，且具有世界，宇宙，人們等義⁽⁹⁰⁾。一方面，雒字在中國之適用上為洛水之異名，早已與水有關聯。漢書地理志注引師古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雒，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用中國著名之水名（雒）為占語指田地陪數詞 *alauk* 之音譯，並以此指東京三角洲土民（雒民）所耕之田；吾人相信如此考定在音韻上，語義上均可通，並且由字、語之應用方面看來亦頗合理。

至於東西洋考所載之「額」一名，似不能乾脆認為「雒」之轉誤。該書卷一，交阯形勝名蹟條引有一交州異（sic.）域記，其所誌與水經注所引交州外域記之文略同，惟「雒」字則均作「額」。同卷，金溪究條下關於詩索，徵側之注文亦作「額」。額之音韻，唐韻為五陌切；集韻，韻會，正韻為鄂格切从同額。釋名又云，「額，鄂也，有垠鄂也」。可知其音亦與鱷，鰐相通。關於此字之應用，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有龍額侯韓說之名；前漢書地理志亦有平原郡龍額縣之名，均與龍字合為地名或侯官名。按指鱷魚之語，北緬掸（Shan）人為 *nguak*（*Cushing, Shan and English Dictionary, Rangoon, 1881, P. 121*），雲南之擺夷（Pa-yi）為 *ngük*（*F. W. K. Müller, Vocabularien der Pa-yi und Pah-poh Sprachen, T'oung-Pao, vol. III, P. 30*）；Gerini 曾以此兩語斷為梵語 *nakra* 或巴利語 *nakka*（均為鱷魚之義）之訛（Gerini，上引書，P. 284, n. 1）。華夷譯語中之百夷館譯語則把「龍」（殆指鱷魚）譯作「額」。觀此可知印度支那東北部方面，關於鱷魚之稱：過去亦有一連同源之語彙存在，其間（額，*nguak*，*ngük*，*nakra*，*nakka*，額，鱷）之語音極其接近，且其情形與指「象」之語之分布、範圍殆為相同。同時亦可認為額民不外乎鱷民，鰐民。總而言之，東京古代居民之名稱，似有兩種流傳。一為雒或駱，此由其所作水田而得之名；另一為額，此乃由其與鱷魚之特殊關係，或與鱷魚有關之習俗而起之名。吾人相信此種見解再可以蚊人（蚊人）之名當作傍證。郭子橫，洞冥

記（御覽卷九三〇所引）誌有南文犀國人之俗，其文曰「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博物志（卷九）曰「南海外有蛟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山海經（海內南經）曰「雕題國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虛」，郭注云「鯨涅其面，畫體爲采，即蛟人也」。如此習俗，在烏滸人之間亦有。御覽（卷七八六）引異物志曰「烏滸取翠羽採珠爲業」。關於烏滸一名，後漢書（西南夷傳）所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由上引諸文可知從南海（廣東）至日南（即越南中圻）之間亦有一種蛟人或蛟人存在；其俗水居，且採珠爲業。蛟既與蛟相通，蛟亦與鱷相同，以額民一稱視爲鱷民，實無可怪也。

關於額民之社會情形，上引交州外域記，廣州記等書載有雒將、雒侯，雒王等階層，可見其間有一種封建制度存在。H. Maspero 則以此種制度與黑江（Rivière noir）流域黑歹（Tai noir）人間現行之 Chao din 制度相較，而發現其間呈有不少類似⁽⁹¹⁾。其次，吾人應注目者乃爲進人或古代東京居民確有文身之俗一事。關於此俗，輿地志曰「交趾周時爲駱越，秦時爲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 安南志略卷一風俗條云「交愛人個個有謀，驢演人淳秀好學，餘皆愚樸，民文身，効吳越之俗」。 全書外記卷一，雄王條曰：

時山麓之民見江河澗水皆聚魚蝦，率相漁食，爲蛟蛇所傷，白於王，王曰山蠻之種與水族實殊，彼好同惡異，故有此病，乃令人以墨跡畫水怪於身，自是蛟龍見之無咬傷之害，百粵文身之俗蓋始此。

綱目卷一，雄王條又曰

是辰居民入水頗爲蛟龍所傷，王教人以墨畫水怪於身，自是始免其害，文身之俗蓋始此

上舉全書，綱目兩文中之雄王實爲雒王之轉誤已爲 H. Maspero 加以解明⁽⁹²⁾。所以兩文確爲敘述雒民習俗者。而尤爲吾人注目者，乃此俗爲後

代安南人所繼承一事。奎本紀卷三，奎仁宗會祥大慶九年（1118 A. D.）條曰「禁京城內外諸人家奴漢不得刺翠眉脚如禁軍樣及刺龍文於身上，犯者沒官」；越史略卷三，奎英宗大定十八（1157 A. D.）條亦曰「詔新定律令若干條……諸王侯家奴不得刺龍形於胸」。可見刺龍文之習被維持為貴族，禁軍之特權。此種習俗至少被維持至陳朝英宗時。奎書卷六，陳英宗興隆七年（1209 A. D.）條載錄英宗不肯刺龍梭於牌間之後，繼續曰「是後嗣皇無文牌，由英宗始，又國初軍士皆揮刺龍文於腹背及兩臂，謂之采龍，蓋客商客見我越民刺龍文於身，謂海蛟畏龍文，遭風舟沉，蛟不敢犯，故曰采龍」。此等條文均可證實上古之維民以至陳時之安南確有刺龍文之俗，且其目的乃如應劭，高誘之所言確為避免蛟龍（=鱷魚）之害者。同時亦可揭露，古代維民及安南人社會生活之中鱷魚所佔之重大意義。

鱷魚又在維民之實際生活上當作某種象徵。共例，吾人可從確實之考古學上材料加以證實。最近梅原末治博士著有「北部佛領印（即越南）發現之銅戈」一文⁽²⁾。其中概述東京地方所出土多半之銅戈之年代應屬於漢朝以前之時代，並指出此等東京銅戈在形狀上雖模仿中國銅戈，但其實不是完全之直榜；同時以東京銅戈具有該地動物紋樣一事認為可揭曉該地受容中國文物之具體情形。梅原博士所舉具有動物紋樣之銅戈有如下三點：

- ① 1930年，在東山（Dong-son）發現，並被視為該地古墓之副葬品者。
- ② Pajot氏在海防附近，建安（Kien-an）之象山（Montagne d'éléphant）發現者。
- ③ 傳出自山西（Son-tay），並為 d'Argence 氏所藏者。

此三例之中，第一例，在戈之胡以及授之兩面，以陰文刻有三個水禽形，並在二面突帶之間，以凹凹文刻有一象形。東山為現清華（Thanh-hoa）北四公里，面臨 Song-Ma 河之地，並由其地之古墓群，被視為漢九真郡

之中心者。由其地發現之銅戈具有水禽，象之紋樣當可視為表現 Song-Ma 河口之景觀。第二例，在梭之一部以及胡之兩面均刻有明確之鱷魚紋樣，且據梅原博士，其表出呈有與銅鼓以及其他東京出土古銅器共同之特徵。第三例，在其胡之一面繞有双重之線文帶，而在其中以沈文刻有一獸形。其紋形雖頗為古拙，但照遠東學院附屬 Louis Finot 博物館之目錄，其形表現鱷魚 (Crocodile)；梅原氏亦承認此說。(參看第二圖)。

上述第二、三兩例可對吾人之結論加以不少幫助。第二例所出土之建安為海防西南十公里之地，其地為紅河三角洲之南緣，且靠近河口。足見其他為古代以潮水之上下鰾食其田之維民重要之居地。第三例出土地之山西即為漢時蘆冷縣之地。Cl. Madrolle 氏曾引大南一統志，以蘆冷包括明江下游以及紅河與明江合流以南之流域，即為現今富壽 (Phù-thô) 之地⁽⁹⁴⁾；可知亦為秦、南越時西甌駱之一部。蘆冷縣又是安南史上著名之徵側、徵貳兩姊妹之出身地；後漢書西南夷傳則明載徵姊妹為蘆冷縣維將之女；其為古時維民之一大中心又是不容置疑之事。那麼，在年代上，地理位置上均可斷定此兩例之銅戈確屬於維民者。而其上均載有鱷魚紋樣此事當可認為維民之生活與鱷魚有密接之關聯，因之以此為其某種象徵或裝飾者。

由上面社會習俗，傳說、音韻、考古諸方面考察之結果，吾人可認出鱷魚在古代維民或甌駱社會生活之中具有最大影響力量，並且指示維民居地之「交趾」名稱中當存有此種社會性含義。於是吾人欲提議以「交趾」一名中之「交」字認為與之同義之「蛟」，即為指示鱷魚者。

至於「交趾」名中第二字之「趾」，吾人亦應當有說明。此字，禮記、淮南子、韓非子、前後漢書地理志均作「趾」；尸子（楊倞注荀子，王霸篇所引）、呂氏春秋、大戴禮、漢書西南夷傳、後漢書馬援傳、晉書地理志則均作「趾」；晉書陶璜傳則又作趾，又作趾；墨子畢氏靈巖山館校本作趾，然據孫詒讓，墨子閒話，吳鈔本則作趾。由如此例子看來，趾、趾兩字之

混用甚爲普遍，且可相信早在漢武設郡以前就有。關於此兩字之語義以及應用，輿地志曰「趾與趾同，古字通」；又從漢書「頗生產業基趾」，張衡賦「黑水玄趾」等文中之用例看來，趾字亦可與址、止等字相通。尤爲吾人注意者，爲交趾名中第二字之趾，或趾在最古之版本上却作「止」一事。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卷九曰「按古書多作交止，亦作交趾」。 漢書地理志交趾條下，宋祁所注之文曰「趾，景本作止」。 宋祁爲宋、天聖年間（1023—1031A.D.）之人，其所謂景本當爲漢書景德元年（1004A.D.）之刊本。至於「止」之字義及其應用，說文曰「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爲足」；儀禮士昏禮曰「皆有枕北止」，鄭注曰，「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可知後世許多交趾名稱解釋是出自此見解者。然而「止」字又有「居」之義。詩大雅曰「乃慰乃止」；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兩文中之「止」字，如非以「居」解，則其義不通。不僅如此，止字亦有與他字合而爲地名之例。古書上有「首止」一名。此爲衛國地名，其位置可在陳留襄邑。春秋僖公五年條曰「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

如此看來，交趾名稱最古之形當爲「交止」，或「交趾」；其原義爲「蛟止」或「蛟趾」；其所指者爲「鱷魚之所居」或「鱷魚之鄉」。總言之，象郡，交趾郡之名當以該地普遍地生息，並且與該地方居民日常生活有密接關聯之「象」以及「鱷魚」爲其名者。

第一圖 「大趾內轉」時型之三極程度。
(摘自遠東熱帶醫學第十屆大會紀要所載 P. Huard, A. Bigot 氏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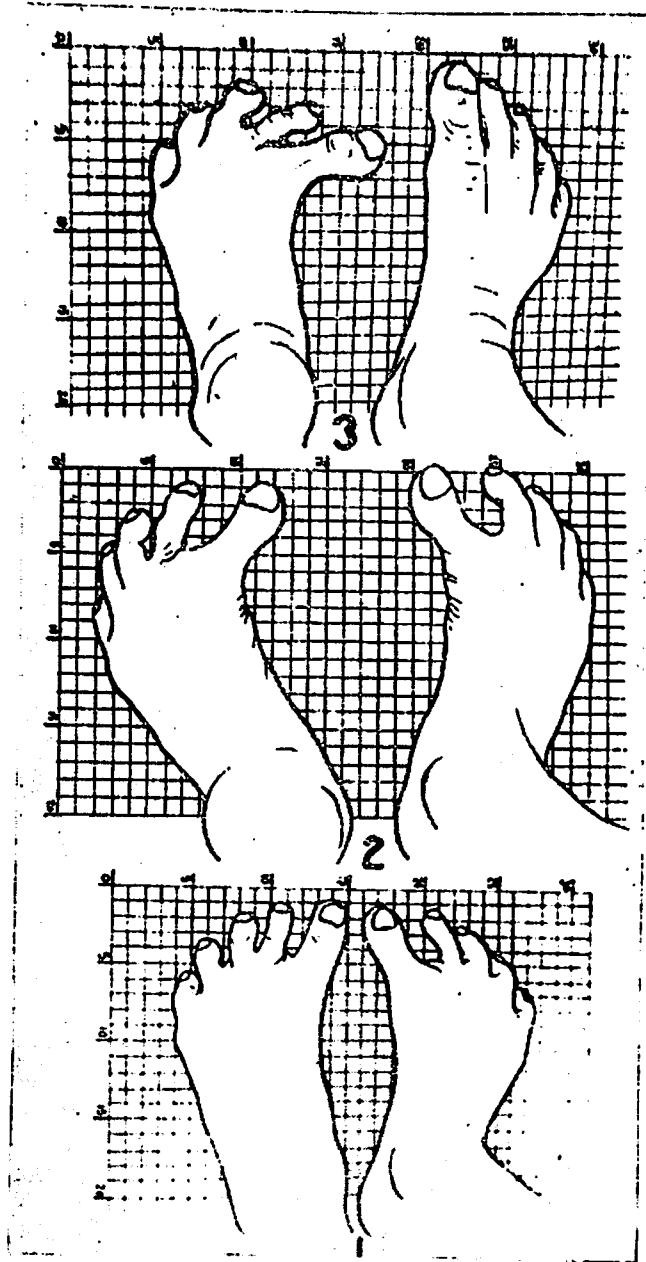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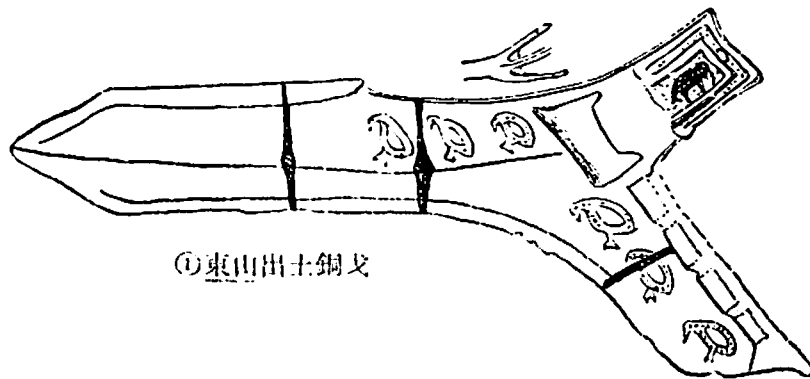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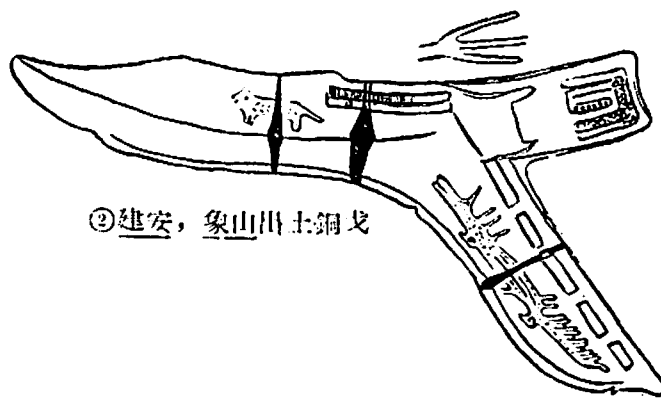


Fig. 7
Différents degrés de Giao-C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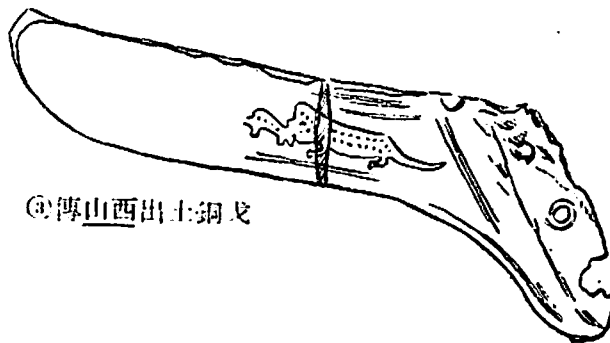
第二圖 越北出土，載有動物紋樣之古銅戈（摘自梅原氏論文）



①東山出土銅戈



②建安，象山出土銅戈



③傳山西出土銅戈

附註

- (1) L. Arousseau, *La première conquê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 BEFEO, t. XXIII. pp. 176—177
- (2) 和田清, *南越國の始末*, *史林*, 第二十六卷, 第一號, 頁 1—10
- (3) H. Maspero, *Etudes d'histoire d'Annam*, III, *La commanderie de Siang*, BEFEO, t. XVI, p. 53
- (4) L. Arousseau, loc. cit., p. 196, n. 3; p. 260
- (5) Camille Sainson, *Mémoire sur l'Annam*, 1896, p. 411
- (6) 松本信廣, *印度支那の民族と文化*, 昭和十七年, 頁 95
- (7) H. Maspero, *Etudes d'histoire d'Annam*, V, *l'Expédition de Ma Yuan*, BEFEO, t. XVIII, 3, p. 11
- (8) Ibid., loc. cit., p. 15. n. 3
- (9) Ibid., loc. cit., p. 11
- (10) Cl. Madrolle, *L. Tonkin ancien*, BEFEO, t. XXXVII p. 305
- (11) H. Maspero, *La commanderie de Siang*, BEFEO, t. XVI, p. 49—55
- (12) 佐伯義明, *秦の象郡に就て*, *史學雜誌*, 第三十九編, 第十號, 頁 108—113
- (13) L. Arousseau, loc. cit., p. 243
- (14) 勞幹, *象郡詳河與夜郎之關係*, (甲) *秦的象郡和漢的象郡*, *集刊外編*, 第三種, 民國三十五年。
- (15) 桑田六郎, *日南林邑について*, *臺北市大史學科研究年報*, 第七輯, 頁 3—4
- (16) Maspero, Arousseau 均以爲晉時之書 (參看 Arousseau 上引論文 p. 209. N. 2) 石田幹之助氏亦從此說 (*南海に關する支那史料*, 頁 88)
- (17) 撰者未詳, 如不是晉, 應爲之廣州記, 卽爲裴淵之廣州記。其撰年總不晚於公元五世紀。參看 Arousseau 上引論文, p. 213
- (18) H. Maspero, *La commanderie de Siang*, BEFEO, t. XVI, I, p. 53
- (19) L. Arousseau, loc. cit., p. 241
- (20) Cl. Madrolle, loc. cit., p. 271. n. 1
- (21) 薛乾英, *南海古地名集釋* (*暨南學報*, 卷一, 二號, 頁 116—117) 曰「秦亡, 趙佗叛漢自號爲南越王, 時爲便於分置管轄計, 將象郡南部分爲交趾, 九區(今清華, 日南抵廣南之安南) 二郡, 每郡命一使臣典主之, 其北境則劃入南越部境內, 不隸交趾郡」。薛氏也承認交趾, 九區兩郡爲趙佗所開, 但其以象郡分爲南北兩部之說, 並無根據, 是混合秦, 漢兩象郡之結果否?

- (22) P. Huard et A. Bigot, *Les Gino-chi ou Hallux varus des Annamites*, Travaux de l'Institut Anatomique de l'École Supérieure de Médecine de l'Indochine (Section Anthropologique) t. II, 1937, n. 17
- (23) 徐松石, 泰族種族學族考, 第十五章, 古粵五族的消長, 頁 135. 民國三十五年
- (24) Lunet de Lajonquière, *Ethnographie du Tonkin septentrional*, Paris, 1906, p. 5
- (25) Cl. Madrolle 氏「遊歷考」(L. Thanh-hoa,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II, 1906, pp. 383-385, n.) 以暹字有 lol, écuelle (碗, 碟) 以及 tasse de terre cuite (土杯) 兩義, 因而認爲「暹駱」一名有兩義; 一者由於東京三角洲之地勢, 可解爲 *Barbares de l'écuelle* (碟形土地之蠻民); 另一者由於安南人衣服之顏色爲 cu-nâu 所染之濃褐色, 因之可解爲 *Barbares [aux vêtements couleur] terre cuite* (即穿有土杯色衣服之蠻民)。均爲附會之說耳。
- (26) 衛聚賢氏「吳越民族」一文中(吳越文化論叢, 民二十二年, 頁 351-352) 指出句容、江蘇海門之居民以及廣東人之間多有「雙趾」(腳趾的小趾趾甲分爲兩半個, 名曰雙趾)之畸型; 並以此爲「交趾」。衛氏所謂之雙趾斯爲趾甲上之畸型, 與大趾內緣殊異之現象。亦爲附會之說耳。
- (27) G. Dumoutier, *Not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Gino-chi*, l'Anthropologie I, 1890, pp. 651-655
- (28) Camille Sainson, loc. cit., p. 5
- (29) P. Souvignet, *Variétés tonkinoises*, Hanoi, 1903
- (30) H. Fontanier, *Une Mission chinoise en Annam (1840-1841)*, T'oung-Pao, mai, 1903, p. 140, note
- (31) E. Nordemann, *Chrestomathie annamite*, Hanoi, 1914, p. 201
- (32) Charles Patris, *Essai d'histoire d'Annam*, 1er partie, Hué, 1903, p. 25
- (33) P. Couvreur, *Li-Ki*, I, pp. 295-296
- (34) J. Legge, *Sacred Books*, vol. XXVII, P. 219
- (35) P. Huard et A. Bigot, loc. cit.
- (36) Cl. Madrolle, *Le Thanh-hoa,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II, 1906, pp. 383-385
- (37) P. Huard et A. Bigot, loc. cit.
- (38) P. Huard et A. Bigot, *Les caractéristiques anthropologiques des Indochinois*,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 Comptes-rendus du Dixième Congrès, Hanoi, 1939, t. I, p. 742
- (39) Do-xuan-Hop, *Recherches sur le pied des Annamites*, I. I. E. H., 1943, t. VI, pp. 451-456

- (40) Ibid., Le pied des Annamites (Études anatomique, anthrop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Travaux de l'Institut Anatomique de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l'Indochine (Section anthropologique), t. VIII, pp. 1-57
- (41) Abbé Richard,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politique du Tonquin, Paris, 1778, t. I, pp. 84-85
- (42) 宮本延人, 海南島の土俗學的研究調査, 第 XL 圖版, 臺北帝大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 頁 535-541, 昭和十七年。
- (43) A. Courtois, Le Tonkin français contemporain, Paris, 1891
- (44) E. Diguët, Annam et Indochine française, Paris, 1908
- (45) E. Chassigneau, Le pays et ses habitants, Un empire coloniale française, Indochine, p. 17; 臺灣總督府, 第四回南洋年鑑, 上卷, 頁 2-7
- (46) Do-xuan-Hop, Recherches sur le pied des Annamites, I. I. E.H., 1943, t. VI, pp. 451-456
- (47) Ibid., Adaptation des os du membre inférieur des Annamites à la marche et à la position accroupie. I. I. E. H., 1941, t. IV, pp. 126-133
- (48) H. Fontanier, loc. cit., p. 140 et suiv.
- (49) Nguyễn-van-Huyên, La civilisation annamite, Hanoi, 1944, p. 27
- (50) J. Crawfo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 London, 1856 p. 105
- (51)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chap. LVII), p. 119
- (52) Ed. Chavannes,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Paris, 1894, p. 63
- (53) Ibid.,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 Ma T'sien, I, 1895, p. 37
- (54) 南條文雄, 高楠順次郎合著, 佛領印度支那一名佛國日南の新領土,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 頁 27
- (55) F. Hirth &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P. 46, n. 1
- (56) 野井義明, 南部アジア上代史論, 昭和十六年, 頁 29
- (57) Cl. Madrolle, Le Tonkin ancien, BEFEO., XXXVII, pp. 267-271
- (58) Ibid., loc. cit., p. 301
- (59) 陳荆和, 越南東京地方之特稱Kc, 本學報第一期, 頁 201-235
- (60) 南條, 高楠上引書, 頁 27
- (61) 關於此江名之考定, 山本達郎教授持有異見。據山本氏, 安南史研究, I, 昭和二十五

年, P. 362. 箇招市江似爲越池 (Viet-tri) 對岸 Song Day 河口, 或 Song Day 河本流。

- (62) G. E. Gerini, *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London, 1909, p. 225, n. 1
- (63) *Ibid.*, loc. cit., p. 294
- (64) Cl. Madrolle, *Le Thanh-hoa*, T. P. 1906, pp. 383-385, note
- (65) 此表根據下列著作以及辭典:
- Julson, *Burmese-English Dictionary*, 1883, pp. 159, 71? (Gerini, loc. cit., p. 292)
- Gerini, loc. cit., p. 294, n. 2
- M. J. Chaz, *Lexique Français-Laocien*, Hongkong, 1904, p. 21
- Gustave Hue, *Dictionnaire Annamite-Chinois-Français*, 1937, p. 417
- Nguyen-van-Huyen, *Recueil des chants de mariage Tho de Lang-son et Cao-lang*, Hanoi, 1941, p. 1, n. 2
- G. Minot, *Dictionnaire Tay Blanc Français*, BEFEO., t. XL, 1, p. 92
- F. M. Savina, *Dictionnaire Tay-Annamite-Français*, 1910, p. 135
- Com. Bonifacy, *Les groupes ethniques du Bassin de la Rivière Claire*, 1906, p. 12
- Cl. Madrolle, BEFEO., t. XXVII, p. 321, n. 21
- J. F. M. Génibrel, *Dictionnaire Annamite-Français*, Saigon, 1898, p. 326
- E. Aymonier et A. Cabaton, *Dictionnaire Cam-Français*, 1906, p. 401
- (66) 本學報第一期, 頁 222-229
- (67) E. Aymonier & A. Cabaton, loc. cit., p. 401
- (68) Adolf Bastian, *Die Geschichte der Indochinesen* (Die Völker des Oestlichen Asien erster Band, Leipzig, 1866), p. 499
- (69) P. Pelliot, *Le Fou-nan*, BEFEO., t. III, p. 299, n. 1
- (70) Cl. Madrolle, *Le Tonkin ancien*, BEFEO., t. XXXVII, p. 321
- (71) E. Gasparilonne, *Materiaux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Annam*, I, *La géographie de Li wen-Fong*, BEFEO., XXIX pp. 63-105
- (72) 藤田豐八, 集, 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南海篇, 頁 505-532
- (73) E. Aymonier & A. Cabaton, loc. cit. ph. 19, 444, 464.
- (74) 據法國遠東學院所藏之鈔本 (本爲楊守敬藏書), 關於此種鈔本 (含有十三種譯語), 可參看 L. Arousseau 氏之介紹 (BEFEO., t. XII, 9, pp. 198-201)
- (75) Gerini, loc. cit., p. 297
- (76) 駒井義明, 上引書, 頁 34-36

- (77) L. Arousseau, BEFEO., t. XIV, 9, p. 27
- (78) A. A. Favet, Alligator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 New Series, n. XIII, 1879, pp. 1—36
- (79) L. Arousseau 氏在 BEFEO., t. XXII, p. 306 介紹 H. Imbert, Les Alligators et Crocodiles de la Chine (Extrait de la Revue Indochinoise)一文。據 Arousseau 之介紹, Imbert 氏由史文上之身長, 以題及蛟龍認爲 Alligator, 並以鱷魚爲指示 crocodile 者。但據吾人見解, 蛟與鱷魚同爲指示 crocodile 之稱。
- (80) Bernard E. Read, The dragon in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 vol. LXX, 1939, p. 17
- (81) W. W. Skeat & C. O. Blagden, 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vol. 1, p. 649
- (82) George Scott (Shway Yoe), 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 London, 1910, (國本嘉平次, 今永要共譯, 支那民族誌, 頁 48)
- (83) 參看 China Review, vol. VII, p. 351, Notes and Queries.
- (84) G. Coedès, Histoire ancienne des états hindouisés d'Extrême-Orient, 1944 p. 10
- (85) Auguste L. M. Bonifacy, Les génies thériomorphes du xa de Huong Thuong, BEFEO., t. X, pp. 393—401
- Ibid.,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es génies thériomorphes au Tonkin, BEFEO., t. XIV, 5, pp. 19—27
- Ibid., Recherches sur les génies thériomorphes au Tonkin (Troisième série), BEFEO., t. XVIII, 5, pp. 1—50
- (86) Ibid., BEFEO., t. XIV, 5, p. 27
- (87) Ibid., loc. cit.
- (88) H. Yule & A. C. Burnell, Holson-Jobson, p. 11
- (89) 和田清, 馬代の根柢について, 東洋學報, 卷二十九, 頁 639—640
- (90) E. Aymonier & A. Cabaton, loc. cit., p. 419
- (91) H. Maspero, Etudes d'histoire d'Annam, IV, Le royaume Van-lang BEFEO., t. XVIII, 3, p. 9
- (92) Ibid., loc. cit., p. 7
- (93) 相原正治, 北部仰印發見の銅戈に就いて, 和田博士壽詩紀念東洋史論叢, 昭和廿五年(民國三十九年), 頁 173—189。
- (94) Cl. Mudrolle, Le Tonkin ancien, BEFEO., t. XXXVII, p. 302, n. 4
- (補註1) 興若璋, 瀛球志記(卷三)地餘論(論漢書地理志各郡縣條下首舉之縣名不一
定爲郡守, 國相之治所; 王鴻盛,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太守治所條亦曰「水經

三十七卷水經注，霍冷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趾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趾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其意欲以霍冷縣爲西漢交趾郡治。最近，日比野丈夫氏亦論及此事。日比野氏認爲王氏之說實基於水經注（卷三十七）所引交州外城（ale）記而出，然而水經注同卷，蘭陵縣下所引之交州外城（ale）記亦作「縣本交趾郡治也」；因此日比野氏以王氏說實缺乏確證，並引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交州（交州）條，「漢交趾郡守治，後漢周敞爲交趾太守，乃移治龍興」一文，而認爲西漢時交趾郡治應在龍興；至於霍冷縣爲交趾郡治，如屬可能，亦在後漢初之某一時期而已。日比野丈夫，西漢郡國治所考，羽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頁 808。昭和廿五年。

（補註 2）松本信廣，南方動物植物本邦名の研究，史學卷十九，一號，頁 191。

（補註 3）杉本直治郎，支那に知られたるチャムバの國號，羽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頁 538—539，昭和廿五年。

（補註 4）日本豐玉姬傳説之中，關於豐玉姬之本身，古事記爲「和羅」（wan），日本書紀之諸種傳本，有者爲「大熊野」，有者爲「龍」，日語之「和羅」是否指鯨魚，雖尙有待考，但由此種所傳，可知在古代日本亦有以鯨視爲龍屬之觀念。（參見，松本信廣，豐玉姬傳説の一考察，民俗學，卷二，十一號，頁 654—656）。

附 記

關於本文參考文獻之取得以及利用，承蒙杜聰明院長，P. Huard 教授，金關丈夫教授，馬瀨東一氏諸先學之賜助；又張凌教授賜以校閱，謹此鳴謝。（1952. 4. 20）最近承自烏芳郎先生盛意，惠送史學雜誌第五十九編十一號（1950年11月刊行）一份，載有杉本直治郎教授「秦漢兩代における中國南境について」一文，始知杉本教授早於歷史教育第十四卷二號（1939年2月刊）已發表西陲考爲西于之見解，並且在上述一文中以與作者相同之史料加以證實其事，故作者願鄭重聲明關於發表此一見解之優先權（priority）應屬於杉本教授。惟關於「于」之音讀，或西于之位置，杉本氏與作者尙有不同之看法，待將來再作一番檢討。（1953. 7. 1）